

压寨夫君第一高手剑神

YI ZHOU ZHAI FU JIN YA HAI TANG

籽澈 著
ZHI LIAN



江湖传闻 未婚姑娘是……

螃蟹山的一枝花 + 黑风寨的大怪咖！

妈妈，这个江湖真是太糟糕了！

哎哟，压寨夫君第一高手剑神老公……
 来，么么哒！

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一定是太缺德了。
 SO ……这个故事以缺德女寨主的青春萌动开始



一朵霸王花压海棠

YIDUO ZHANGWANG
YA HAITANG

籽澈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朵寨主压海棠 / 籽漱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-7-5399-5865-1

I. ①一… II. ①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9643号

书 名 一朵寨主压海棠

作 者 籽 漱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特 约 编 辑 喻 戎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55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3年05月第1版, 2013年05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5865-1

定 价 22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5

楔子 001

4

第一章 002

相遇，你是剑神我是渣

3

第二章 055

压寨夫君太高尚

2

第三章 060

剑神不可亵玩，只可染指

1

第四章 070

老娘走了，江湖再见

0

第五章 083

美男数不胜数，人生不再寂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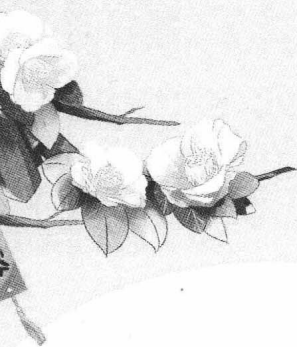
0

第六章 112

被帅哥“群盯”，微妙，太微妙

0





第七章 121

姐不是拜金女，姐只要金子

第八章 130

剑神大人忒霸道，小女子反扑可好？

第九章 154

玩亲昵？礼尚往来下次再来

第十章 204

你是皇子殿下，我仍旧是“渣”

第十一章 273

报恩手段太“残忍”，着实伤腰

第十二章 290

我在崖下，为何你白了头发





武王篡位，皇帝帝位不保，人心动荡，中原武林人士义不容辞出手护帝铲除武王一党，四大高手亦是拔刀相助，第一剑客与其同门不惜血祭天山。内乱平息，剑客门下幸存弟子君子剑因痛失爱人归隐深山。

自此，皇帝与天下第一庄庄主结义兄弟，并将怪病缠身的爱子托付于他，皇子殿下身份从此隐匿在刀光剑影的天下第一庄之中。

时光飞逝，十六年后沧海桑田。

螃蟹山一带，山高皇帝远，官员腐败，当地民不聊生，隐居多年的君子剑梁上君忍无可忍，无法再袖手旁观，带领弟兄及爱女劫富济贫倾囊相助。

一直生长在天下第一庄的皇子殿下已经练就一身本领，并被江湖人士奉为剑神。孰料路经螃蟹山时遭亲信背叛，毫无防备之下身中剧毒命在旦夕。

故事由此拉开序幕——





第一章

相遇，
你是剑神我是渣

一间光线极暗、四面漏风房梁残旧的大厅里，摆着几张同样残旧的方桌。桌子旁边围坐几名大汉，此时他们正跷起二郎腿惬意地品着茶、看着书、悠哉闲散地唠着嗑。

“老二老三，咱们寨子今年盈利相较去年有所下降，看来新一轮的评比还需做点手脚。”相貌最为正常的眼镜男摸着下巴、顺了顺不存在的胡须正色道。

老二接过本子，往他那闪光的秃头上摸了摸，认真地看了半晌，点头：“确实差了些。”

眼镜男喝了口茶，皱了皱眉头：“这茶不愧是贡品，甘甜清香，苦得也很有特色！”他瞥了老二一眼，“你拿反了。”

“咳咳——”老二转过本子，指着上头认真地点评，“这行数明显比去年少，一看就知道降了，降了！”

老三闻言凑过来瞅了瞅，在布满络腮胡的脸上挠了挠，严肃地点头：“嗯，是比去年少了。”

“你忘记摘眼罩。”眼镜男指着老三提醒。

老三摘下独眼眼罩，用他那大嗓门抱怨道：“听说海那边的土匪都兴这个，戴着还真碍事。”他扔掉眼罩，“对了，今儿有票吗，寨主呢？”

“伺候小白脸呢，听说快死了。”

老四合上《寨务以及账目记事本》，神情优哉游哉：“中午才吃两碗饭，还喝了一碗汤，这就快就要死了。”

“细皮嫩肉、如花似玉的，寨主哪舍得让他死，这两天差点没把寨子里最肥的腌肉给他。”

老二一激动：“没给吧？那是咱留着引山猪，卖完山猪讨媳妇儿用的。”

眼镜男担心桌子塌了，安抚：“没给没给，你坐下。”摇摇头，“死是死不了，估计还得折腾一阵子。”说完将上个月打劫来的眼镜往桌上一摔，“什么破玩意儿，看着老子头晕！”

残桌“砰”的一声塌陷，尘灰四起。

“咳咳咳——”老二被呛得咳嗽不止，“你还让我轻点。”咳嗽声惊天动地，震得门框上的牌匾咣当咣当。

三人仰头望着摇摇欲坠的牌匾——黑风寨议事厅。

“是该重新装修装修了！”

这年头的人都学精了，生意越来越差，经费那边天天喊着再不打劫就要出现金融危机。寨主把美男，寨务无人打理，出去打个劫又群龙无首，弟兄们向来心软，辨别不出真可怜还是假没钱，好好的肥羊也给放走了。

关于寨主收养美男的事情，还得从五日前说起。





五天前。

陡峭的山边，一条平坦宽敞的大道铺开，一旁丛林茂密，林子入口拉起了一条被风吹得晃来晃去，一看便知是经历过无数风雨、有些褪色的红色横幅——要想富，先修路，少生孩子多种树。

横幅两旁的树林以及石头缝里，埋伏着等候多时、已经回寨子上了两趟茅房的山贼们。为首是一名装扮不男不女、眼睛大而明亮、长相……

她的样子被面巾蒙上看不真切。

“围起来！”她在林子入口的大石头上，绑好拦路麻绳，拍拍手高声发号施令。

没错，她就是我们的女主角——梁小鱼。

也就是这帮山贼的首领——黑风寨寨主。

据说她家祖上世代当山贼，这也是她在同行聚会上最拿得出手、最引以为傲的事。

“冲啊！”一群山贼蜂拥而上朝来人冲去，神采飞扬地盯着被包围的一只——不，准确地说，是两只，（马背上还趴着一只）肥羊。

“站住，打劫！”老三戴着海盗眼罩，扛起把大刀横在路中间，光看样子就让一般肥羊惧怕。

“此路是我开……”

“等等……等一下！”老三台词还没念完，对方已经接话，“你们劫财？我……给……给便是，麻烦诸位好汉让条道。”来人语调夹着明显的颤音。

老三与老二对望一眼。这小子不错呀，有远见、有谋略、值得一劫：“识趣，把贵重东西都拿出来吧，兄弟们很温柔的！”

被劫之人捧着钱袋斟酌片刻，心一横，扔出整包银子：“拿去！”

让……让道！”

老三一把接过银子，放在手中掂了掂：“嗯，量挺足。弟兄们，拉闸放羊！”话音刚落，

“慢！”梁小鱼从山边石头上跳下，痞里痞气地走了过来，眯起眼将那二十出头书生模样的男子审视一番，“呸！”吐出含在嘴里的狗尾巴草，吊儿郎当，“嗨，挺俊啊！”揉了揉鼻子，“愿不愿意留下来给本寨主当压寨夫君呀？”

书生闻言一脸鄙夷：“身为女子，如此不知廉耻！”

“不知廉耻？”梁小鱼倒退几步，冲身后的眼镜男问道，“老四，廉耻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眼镜男老四干咳一声，上前小声道：“寨主，你当着肥羊的面这么问，他们会当你是傻逼的！”

头顶挨一记栗暴，老四捂着头哀号：“寨主，你为啥打我？”

梁小鱼瞥他一眼：“刚学会几句鸟语就拿出来显摆。姑奶奶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不好听的词儿就装不懂，这是身为山贼该有的境界，你懂毛！”

眼镜瞪大眼睛看着梁小鱼：“寨主，你说粗话？”

“有吗？”梁小鱼偏头思索一下，煞有介事地点点头，“本子掏出来记上，以后‘毛’字不算。”她扬扬下巴，“那家伙正盯着咱们瞧呢，我过去开导开导他。”说完负手在身后踢着八字步，看在一帮山贼眼中是威风凛凛地走了过去。

梁小鱼悠哉地抖着腿，看了看马背上趴着的人，漫不经心：“这谁啊？”

被一群山贼包围，书生敢怒不敢言，虽然双腿有点颤抖，还是挺胸膛充好汉：“你们……不不不……不是山贼吗，打听他人私事作





甚！”

梁小鱼扁扁嘴，又近距离将这书生打量一番。模样还成，一看就是折子戏里的配角。

“把他翻过来，让姑奶奶瞧瞧！”

书生张开双臂将马上男子护在身后：“这是我家公子，如今他身负重伤，还望诸位行个方便，让我们过去。”公子性命攸关，必须立刻进城抓药，想到这里，书生腿也不抖了，说话也正常了。

不给姑奶奶看，我还偏就要看了！

梁小鱼手一扬：“兄弟们，把他给我弄下来！”

一帮山贼听命上前，三两下便将马背上的男子抱了下来。

老二伸手探了探鼻息：“寨主，他没死！”

“废话，我当然知道他没死。”

书生手足无措：“你们……你们光天化日之下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，现在的肥羊都会这么一句。我们寨主随便看看，又不跟他圆房，你激动毛啊！”老三不耐烦地挥挥手，“来呀，把这娃绑起来，省得他影响咱寨主欣赏美人儿！”盯着地上昏睡中的男子，这小子长得如花似玉，一看就是杯祸水，带回寨子里调教调教，说不定还能帮寨主扳回些面子。

“放开我，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……嗯……”书生的嘴被塞住，真真叫天不应。

梁小鱼挥挥手，众山贼心领神会，自动散开让道。梁小鱼凑近一看，内心大喜，抿着唇严肃地点点头：“嗯！是个美人儿。”看来今儿收获不小。“来呀，给扛回去喽！”

话音刚落，不远处忽地响起一阵马蹄声，梁小鱼习惯性揉揉鼻子，气定神闲：“老四，来了多少人？”

老四扶了扶眼镜：“听声音马匹二十，肥羊二十一只。”

“为毛是二十一只肥羊？”

“有匹马上坐着两只！”

老四耳力惊人，大伙儿向来深信不疑。梁小鱼点点头，转身拔下书生嘴里的布团：“嗯嗯啊啊什么呢，想说什么就说！”

书生大呼几口气，急切哀求：“他们是来追我和公子的，还请各位好汉救救我们。”

“你咋知道这些人是冲着你们来的？”

听着越发清晰的马蹄声，书生显得有些慌张：“因为设计暗伤公子之人一直与人共骑，方才听……”

梁小鱼抬手：“不用说了，本寨主明白了！”说完朝老四使了个眼色，老四心领神会，招手带领几个山贼往山上爬去。

“你有三条路可以走。”梁小鱼顺手拔下一根狗尾巴草甩来甩去，绕着书生慢悠悠道，“第一条，留在这里和你家公子一块儿被抓走。第二条，你骑马走人，让追杀你们的人误以为他已经走了。”

书生心急如焚：“那第三条呢？”

“把你家公子留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要觉得有法子带你家公子逃命的话……悉听尊便。”梁小鱼一脸的无所谓。这个成语是她前几天打劫的时候刚学会的，用起来还挺顺滑。

马蹄声越来越近，书生一咬牙，为了公子安危：“女侠仗义，多谢女侠相助！”从怀中取出药方交与梁小鱼，“还望女侠替公子抓药治病，笛笙不日便带人带银子前来拜谢。”说完看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美貌男子，“公子保重！”语毕爬上马背，打马摇摇晃晃而去。





梁小鱼看着被扔得满身牛粪的人马，啧啧，做好事的感觉真TM爽啊！回头看了看伏在马背上、勉强驾驭马儿前行的书生：“可怜的，忘了告诉你前面是刘二丫的地盘。”

梁小鱼将那位如花似玉的美男带回寨子。抓药、煎药、洗脸擦身兼喂药，事事亲力亲为，把美男的决心天地可鉴。

“喂，该吃药了。”梁小鱼把药丸塞进美男嘴里。都五天了，怎么还要她动手啊？“喂喂喂，你不再吞下去我可来咯，我灌药很凶猛的哦！”作势就要用强的，床上的美男仍旧毫无反应。梁小鱼偃旗息鼓，算了算了，谁让他长得好看，她一向怜香惜玉，还是用嘴吧。

梁小鱼拿起药丸，捏着美男的嘴，低头就要喂他吃药。

“慢！”老四风风火火地从门口冲了过来，摘下破眼镜在衣服上擦了擦，而后严肃地看着梁小鱼，指着美男难以置信，“寨主，你这些天都是这么喂他吃药的？”

梁小鱼点点头。

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，”老四垂首顿足，“你怎么……你可是个大姑娘，怎能如此这般不顾礼仪羞耻，和……和和男子嘴对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你还当你是状元郎呢，动不动就咬文嚼字，烦不烦！”梁小鱼将药丸扔进美男嘴里，深吸一口气，呼一下吹完立刻灌水，动作一气呵成，一看就是老手。

被提起伤心往事的老四难过了几秒：“哦，原来这……这么喂，没有肌肤之亲便好。”

梁小鱼没好气：“不吹一吹，药丸咋滚进去？”瞥老四一眼，“你跑过来为啥事啊？”

“哦，是这样的。中午经费那边投诉，说咱们黑风寨东边的绿化

带被人严重踩踏，要重新打理需要一笔银子。年关将至，肥羊们都特别留心，加之您不带头，所以……”

梁小鱼揉揉鼻子：“八成是刘二丫干的！”她起身昂首挺胸，举起右手，“给我召集弟兄们，今日出寨打劫，补、充、经、费！”

山贼们响应号召，打扮好之后埋伏在路边等待肥羊。

等待肥羊这段时间是寂寞的，为了响应螃蟹山委员会的号召，山贼们十分配合扫盲工作，总会趁此等候的时间练个字，读个书，回忆个糗事什么的。

梁小鱼趴在石头上陷入了回忆。

想当初，螃蟹山各山寨表彰大会上，原本是她拿了奖，可当晚众山贼的眼球都被刘二丫抢了去。原因很简单，就因为那丫当时抢了个俊美小生绑在身边，颁奖当晚把人领进会场，那气势、那得瑟，还口出狂言她貌美如花本领大，抢个夫君不在话下，笃定梁小鱼这种长得比路人还路人的女人即便抢到压寨夫君，人家也不肯跟着她。

此事一直是梁小鱼以及众山寨弟兄的心头刺，人人都想帮寨主物色美男，可惜那一个个生得俊美的小公子见了寨主，要么哭爹喊娘，要么双腿发软跪地求饶，哪担得起寨主夫君一职？稍有骨气一点的又和他们长得差不多，“娶”进来也只会抢他们的风头，不如不要。

“唉！”梁小鱼叹息一声，一抬头发现不远处有一团不明物正以缓慢的速度向他们靠近，细看之下确定是个人。

“注意，有肥羊出没！”梁小鱼拉动铃铛，山贼们整装待冲。待那胖墩子肥羊靠近，梁小鱼一声令下，山贼们蜂拥而上：“冲啊！”

“你你你……你们要抓子？”胖墩子肥羊吓得肥肉直抖，“你……你们是土匪还是山贼？”





今儿这只肥羊还挺有意思，梁小鱼凑过去：“打劫的，山贼土匪随便叫，拿银子就成！”

女人？胖墩子没那么害怕了，嘴里啧啧叹息，好言相劝：“你看哈子你，一个女娃子家家的，当啥子土匪嘛。”他防备地盯着梁小鱼，“我荷包里只有丁点钱，真滴，只有五张一百滴银票。”

梁小女掏掏耳朵：“欺负姑奶奶听不懂四川方言呢？四，他说啥？”

“有五百两银票！”

“哦？”梁小鱼阴笑。

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胖墩子后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：“我惹到哪个仙人板板喽，南门走起哪里都遇到棒老二，呜呜呜呜——”有声无形的哭相真假难辨。

“乖乖留下买路费，姑奶奶放你过去，附送年卡通行证，保你往后路过螃蟹山畅通无阻！”

胖墩子哭着哭着开始耍小动作。他忽然站了起来，肥手抬起一挥，梁小鱼以及众山贼被突然洒出的粉末呛得咳嗽不止，“咳咳”几声便倒在了地上。

“哈哈，来啊，弄死你们这些哈儿。”胖墩子摸着下巴奸笑，“跟我斗。虽然老子很肥，但师出唐门，包包里滴暗器毒药多滴是。”正当他得意之时，脚边倒了一地的山贼突然集体爬了起来，甩甩胳膊满脸不爽快的样子。

“这回这味咋这么难闻，”老二摸摸光头，“我说寨主，你跟唐门谈融资这事倒是妥没妥当？一闻就知道这迷粉又多加了三成面粉，价格是不是该算便宜点？”亏他还为了加强效果，在晕倒的时候特意弹了几下腿。

“你们……是在演戏？”胖墩子蒙了。

老四上前，挂着职业微笑，解释道：“抱歉让您失望，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唐门迷药代言人。”他冲身后扬扬手，“来，大家给肥羊打个招呼！”

众山贼异口同声：“肥羊好！”

胖墩子还处于懵懂阶段，欲哭无泪：“你们这群神经病，让我过去！”还代言人呢，“唐门什么时候和山贼合作了？”

“对不起，此乃业界高度商业机密，过几天就会通过螃蟹日报公布于众。现在我们不搞宣传，请交出银票！”老四耐心解释。

胖墩子哭丧着脸交出银票，巴拉巴拉扔掉身上的瓶瓶罐罐。

原来“唐门迷药一出，山贼全体呜呼”是句广告词，这帮山贼是代言人，他当初还出了一百两银子拜师入门咧。

胖墩子在旁抱怨，山贼们拿了银票敬业地倾听。

胖墩子抱怨完之后痛心疾首地离开了，临走捎上了梁小鱼颁发给他的“螃蟹山通行证”。

梁小鱼对着美男五天，已经心如止水明如镜，看着几百两的银票也只是小小兴奋了一下，悄悄地抽走一张藏起来而已：“好了，大家都回吧，我下山一趟，你们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”

她一寨之主为何还要偷偷拿银票呢？此事源自梁小鱼她老爹游历江湖之前，留下的一封亲笔信。信的内容大概意思是，寨中一切事物交由老大决定，她这个寨主只负责出谋划策、打劫提意见，对于寨中事物只做审核，不可审批。梁小鱼顺手牵羊藏银票之事山贼皆知，大伙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假装什么也没瞧见。

梁小鱼揣好银票来到螃蟹山脚下的集市，进了一家成衣店购置了几套男子的衣裳，还买了耳环头饰、时下流行的牛皮包包、丝巾、胭脂





水粉……反正宝典上写的她都买了。

梁小鱼腾出一只手，掏出一本写着《追女宝典》的小册子。这原本是老二压箱底的，她软磨硬泡不成，半夜趁他睡着之后潜去偷来的，来之不易。

翻开最后一页——给她买昂贵的首饰服饰，让她感受到你的实力和内在美以及非凡的品位。

梁小鱼将“她”和“他”转换了一下，按照宝典上的心得完成了任务，搂着一包东西回到黑风寨。

女追男这事在禾俚国十分普遍，国家领导人虽然没有明示，但也是旁敲侧击，委婉地提醒着广大深闺女子要矜持要矜持。梁小鱼一直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好山贼，她敢对天发誓，要不是这个月底螃蟹山一年一度的评比大会将至，她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心急地去把美男的，这活儿比打劫累多了。

她堂堂一个黑风寨寨主，怎么也不能再被比她业绩差很多、漂亮很多的无敌寨主刘二丫嘲笑，以至于干出一系列她一辈子也没干过的事情来，比如说现在。

梁小鱼端着汤碗吹了吹，一口接着一口地喂美男喝汤。

“来，还有一口，喝完皮肤光滑美如花！”以自言自语差不多的方式与美男说话，一边斜眼盯着桌上的《爱语宝典》——与她说话要温柔，温柔温柔再温柔。

梁小鱼被自己的声音恶心到抖了三抖，喂美男喝下最后一口猪蹄花生汤，她笑得好不温柔：“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吧？这是我亲自调制的。”她方才尝过，有点咸，所以顺手加了点水进去。

“寨主，不得了了！”老二急匆匆地冲了进来。